

說疫全書

上海千項堂印行



南京中醫藥大學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疫痧二症合編卷之二

延陵吳有性又可甫著

松江李林馥啟賢氏重校

諸城劉奎松峯訂正

男劉秉錦灑西編釋

福山劉嗣宗南瑛參閱

統治

論者賅論其理。理明而治療之方不可不講也。原本九傳治法，在下卷之末。已經倒置。且例於調理法後。正名論前。豈有先調理而後施治者乎。又豈有先施治而後方正其名者乎。其編次之不倫甚矣。今將其九傳治法移在瘟疫初起之後。合二篇成一卷。為治瘟疫之大綱焉。第其中止有治三陽經法。而三陰竟乃闕如。豈作者原未及此耶。抑有之而偶然遺落耶。此其間有甚不可解者焉。編統治。

瘟疫初起治法

原題瘟疫初起

瘟疫初起。先憎寒而後發熱。日後但熱而無憎寒也。初得之二三日。其脉不浮不沉。而數晝夜發熱。日晡益甚。頭疼身痛。其時邪在伏脊之前。陽胃之後。雖有頭痛身痛。此邪熱浮越於經。瘟疫自口鼻入膜。原不可認為傷寒表症。輒用麻桂之類。強發其汗。此邪不在經汗之徒傷表氣。既云浮越於經。何又言邪不在經。蓋邪之本熱亦不減。又不可下。此邪不在裡。裡臟腑也。原下之徒傷胃氣。其渴愈甚。宜達原飲。

自仲景而後習傷寒遇習。用麻桂不知誤治。幾許先生達原飲可謂獨闢。



達原飲

枳榔二錢 厚樸一錢 姜草果仁五分 知母一錢 白芍一錢 黃芩一錢 甘草五分

汁炒

水煎午後服

按枳榔能消能磨除伏邪為疎利之藥又除嶺南瘴氣厚樸破戾氣所結草果

辛烈氣雄除伏邪盤踞三味協力直達其巢穴使邪氣潰敗速離膜原是以為

達原也熱傷津液加知母以滋陰熱傷營氣加白芍以和血黃芩清燥熱之餘

甘草為和中之用以後四味不過調和之劑如渴與飲非君主之藥也 凡瘟

邪遊溢諸經當隨經引用以助升泄 如頭痛身熱脊強腰背項痛此邪熱溢

於太陽也本方加羌活一錢 如目痛眉棱骨痛眼眶痛鼻乾不眠此邪熱溢

於陽明經也本方加葛根一錢 如脇痛耳聾寒熱嘔而口苦此邪熱溢於少

陽經也本方加柴胡一錢症有遲速輕重藥有多寡緩急務在臨時斟酌所定

分兩大畧而已不可執滯 凡立方皆間有感之輕者舌上白胎亦薄熱亦不

甚而無數脉此不傳裡者一二劑自解 不汗稍重者必從汗解如不能汗乃邪

氣盤踞於膜原內外隔絕表氣不能通於內裡氣不能達於外不可強汗更不

可用湯火熨蒸此時無遊溢之邪在經三陽加法不必用宜照本方感之重者

舌胎如積粉滿布無隙服湯後原飲不從汗解而從內陷舌根先黃漸至中央

以原文少陽為首今改正之先太陽次陽明芷葛皆陽明表葛根散陽明寒散邪故不用葛根散陽明時利且能解邪

用達原
飲外又
有此三
法又詳
盡周密
法始無

邪漸入胃。此三消飲症。若脉長洪而數。大汗多渴。此邪氣適離膜原。欲表未表。
日即潰而離膜原者。有半月十數日不傳者。有初得之四五日淹淹攝攝海濱不快。
之至五六日後。陡然忽然也勢張者。凡元氣勝者。毒易傳化。傳者邪氣流行之勢化者邪氣交動。
機元氣薄者。邪不易化。即不易傳。設遇他病久虧。適又微痘能感。不能化安。望其傳不傳。則邪不去。邪不去。則病不瘳。延纏日久。愈沉愈伏。多致不起。時師誤認為怯症。日進參芪。愈壅愈固。不死不休也。

三消飲 即達原飲加羌活葛根柴胡大黃。

姜棗煎

白虎湯

石膏煅 知母 嵌酒 甘草 糯米炒 姜煎或止用水

松峯曰。達原飲誠治瘟疫之仙方。和平穩當如勞症之有地黃湯也。仲景之治傷寒。用麻桂尚多避忌。而此獨無之。治瘟疫初起者。按症問因。加減出入。無往不利。如因食積而觸動其邪者。本方加神曲麥芽。因肉積者。加山楂之類。類而推之。可應變於無窮矣。惟方內用白芍。雖曰活血。而其性未免收斂。瘟疫雖不宜發汗。然始終賴汗以解。芍藥乃飯汗之物。於瘟疫症中。似不相宜也。承氣方已見前三消白虎原在後卷別門。今俱移於此。以三消白虎等症上已言之。

鑿鑿則其方即當附錄於後以便查閱後不再贅

瘟疫十傳治法

原題總論瘟疫有九傳治法傳本有十而題止言九是遺却一條矣今特改作十傳似與下條例者有照應耳

瘟疫之傳有十病人各得其一非謂一病而有十傳也然總不出乎表裡之間而已蓋瘟疫之來自口鼻入感於膜原伏而未發者不知不覺已發之後漸加發熱脉洪而數此衆人相同宜達原飲疏之此仍從上篇說來原原本本自然貫串與上相承當日此篇在四本之末與上篇渺不相属非第龐雜錯亂令間繙而邪氣一離膜原察其傳變衆人不同者以其表裡各異耳醫者昧者亦難理會

始邪如初起用達原飲加減消息之當下則用諸承氣類推此三

始備當治法見班舉見下發門

十傳治法不知邪之所在當汗不汗當下不下顛倒誤用但治其症見頭治頭不治見腳治腳不治

其邪邪去而諸同歸於誤也

有表而不裡者其症頭痛身痛發熱而復凜凜內無胸滿腹脹等症谷食不絕不煩渴此邪氣外傳由肌表而出或自班消者則有班疹桃花班紫雲班之異或從汗解者有自汗盜汗狂汗戰汗之殊此病氣之使然不必較論但求得班得汗則愈凡自外傳者為順勿薦亦能自痊間有汗出不徹而熱不退者宜白虎湯見前班出不透而熱不退者宜舉班湯有班汗並行而愈者若班出不透汗出不徹而熱不退者宜白虎合舉班湯

有表而再表者邪發未盡膜原尚未隱伏之邪或二三日四五日後依前發熱脉洪而數及其解也班者仍班汗者仍汗而愈未愈仍用前法治之然亦希有至於三表

者更希有也。

有裡而不表者。外無頭痛身痛。而後亦無二班四汙。惟胸膈痞悶。二字欲吐不吐。雖得少吐而不快。此邪傳裡之上者。吐宜瓜蒂散吐之。邪從吐減。邪盡病已。邪傳裡之中下者。心腹脹滿。不嘔不吐。以上四句傳中或燥結便閉。或熱結旁流。或協熱下利。或太陽膠閉。並宜承氣輩。導去其邪。邪減病減。邪盡病已。上中下皆病者。不可吐吐之為。逆但宜承氣導之。則在上之邪順流而下。嘔吐立止。脹滿漸除。

有裡而再裡者。愈後二三日。或四五日前。症復發。在上者仍吐之。在下者仍下之。再裡者常有三裡者。希有也。雖有上中下之分。皆為裡症。

有表裡分傳者。始則邪氣伏於膜原。膜原者。即半表半裡也。邪氣平分。半入於裡。則現裡症。半出於表。則現表症。此瘟家之常事。然表裡俱病。內外壅閉。既不得汗。復不得下。不可汗而強求其汗。必不可得。宜承氣先通其裡。裡邪既去。則裡氣通向者鬱於肌內之邪。乘勢盡發於肌表。或班或汗。宜隨其性而升泄之。諸症悉去。既無表裡症。而熱不退者。膜原尚有已發之邪未盡也。宜三消飲調之。瘟疫舌上白胎者。邪在膜原也。舌根漸黃。至中央。乃邪漸入胃。設現三陽經症。太陽頭痛云。用上篇達原飲加法。太陽差云。因有裡症。復加大黃。名三消飲。三消者。消內消外。消不内外也。此治瘟之全劑。以毒邪表裡分傳。膜原尚有餘結者。宜之。

松峯曰。瘟疫舌上白胎一段。吳又可原本另標一題曰。表裡分傳。列於上卷急症。急攻之後。邪熱散漫之前。絕無倫次。今移入此處。遂成一類。以便觀覽焉。有表裡分傳而再分傳者。照前表裡俱病。宜三消飲復汗復下。如前而愈。此亦常事。至三發者亦希有也。

有表勝於裡者。膜原伏邪發時。傳表之邪多。傳裡之邪少。是表證多而裡症少也。當治其表裡症兼之。

有裡勝於表者。裡症多而表症少也。但治其裡表症自愈。上節言裡症兼之者是尚治其裡而以治表為重。此節但治其裡表症自愈是絕不用解表矣。二節必如此看。有先表而後裡者。始則但有表症而無裡症。宜達原飲。有現三陽經症者。當用三陽加法。經症不顯。但發熱者。不用加法。繼而脉洪大而數。自汗而解。邪離膜原。未能出表。宜白虎湯。辛涼解散。邪從汗解。脉靜身涼而愈。愈後二三日。或四五日。依前發熱。宜達原飲。以後反加胸滿腹脹。不思飲食。煩渴。舌上胎刺等症。加大黃微利之。久而不去。在上者。宜瓜蒂散吐之。在中下者。宜承氣導之。即前但裡不有先裡而後表者。始則發熱漸加裡症。下之裡症除。二三日內復發熱。反加表治法。有先裡而後表者。始則發熱漸加裡症。下之裡症除。二三日內復發熱。反加表治法。頭疼身痛。脉浮者。宜白虎湯。若下後熱不甚減。三四日後。精神不慧。脉浮者。宜白虎湯。汗之。此二症宜小柴胡。服後不得汗者。因津液枯竭也。加入參覆卧。則汗解。此近分傳。若大汗下後。表裡症悉去。繼而一身盡痛。身如被杖。甚則不可反側。周身骨寒。過陽氣。汗出太周不周。

而痛。非表症也。不必解表。勿药。靜候則身痛自愈。以上十傳已完下節推廣言之以盡其致。凡瘟邪再表再裡。或表裡分傳者。醫家不解。反責病家不善調理。以致反復。病家不解。每責醫家用藥有誤。致病復起。彼此歸咎。胥失之矣。殊不知病勢之所當然。非醫家病家之過也。但得病者精神完固。雖再三反復。隨治隨愈。倘延挨失治。或治之不得其法。日久不除。精神耗竭。嗣後更醫投藥。雖當現在之邪拔去。而膜原尚有伏邪。一日內前症復起。反加循衣摸床。神思昏憤。目中不了了等症。且脈勢漸委。大凶之兆也。病家不咎於前醫。担誤時日。反咎於後醫可乎。當此之際。攻之則元氣幾微。補之則邪火益熾。守之則正不勝邪。必無生理矣。此所必當早治而治之。務得其法也。

松峯曰。裡症多而表症少。一層。吳又可原序於第七節表勝於裡一段之內。但亦當對待言之。不得連類而反之也。今提起另作一節。既然表勝於裡。自然有裡勝於表一層。此天然之屬對也。有此一節。原係十傳。自不得以九傳命題矣。

臧盧溪曰。先裡而後表。節云下之裡症除二三日內。又發熱云云。此時如脉洪數。而兼長大。現陽明症方可用白虎。所云反加頭痛身痛。脉浮者。乃太陽症也。白虎大非所宜。且是症下後。氣血虛者亦有之。不若用小柴胡加減出入之為德也。

瓜蒂散 甜瓜蒂一錢如無以 滾水二盃。煎一盞。入小豆煎至八分。先服四分。時煩不吐。再服完。吐之不盡。煩滿

尚存者正煎服

卷二

四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所有

疫癆二症合編卷之三

延陵吳有性又可甫著

松江李林馥啟賢氏重校

諸城劉奎松峯訂正

男劉秉錦灑西編釋

福山劉嗣宗南瑛參閱

雜症

傷寒之雜症門例有成書。茲瘟疫雜症皆散見於各集中。參錯雜出絕不分明。即以下後之症言之。共計十條理應敘於一處。而原本則分三次位置之中間乃雜以他說。此何為者耶。令將諸雜症彙成一卷。稍分層次。班汗黃血在前。下後諸復居末。庶幾俾習者護同條之貫。而讀者省繕閱之勞矣。編雜症。

發班戰汗合說

凡瘟邪留於氣分。解以戰汗。留於血分。解以發班。氣屬陽而輕清。血屬陰而重濁。是以邪在氣分。則易疏透。邪在血分。恒多膠滯。陽主速而陰主遲也。所以從戰汗者。可使頓解。從發班者。當求漸愈。

松峯曰。戰汗亦有未能頓解者。發班亦有不待漸愈。而便脫然者。未可概論。

發班

邪留血分。裡氣壅閉。則伏邪不得外透。而為班。若下之。內壅一通。則衛氣亦從而疏



暢或出表為班則毒邪亦從而外解矣。若下後班漸出不可更大下。設有下症少與承氣緩緩下之。若復大下致中氣不振班毒內陷則危。宜托裡舉班湯。

托裡舉班湯

川山甲二錢黃研碎當歸 白芍各一錢俱酒洗白芷 柴胡各七升麻五分

水姜煎服。下後班漸出復大下。班毒復隱反加循衣摸床撮空裡線脉漸微者。危。本方加人參一錢補不及者死。若未下而先發班者。設有下症少與承氣須從緩下。設有下症句宜重看有下症方且少與緩下之若無下症斷不可與承氣矣

松峯按下後復大下是指用他藥言非指此方。

又按此方係專為下後中氣不振班毒內陷者設也。故用芍藥以托裡升柴白芷以舉班。山甲以走竄經絡則衛氣疏暢而班漸出矣。

松峯曰。發班總因邪毒不解留於血分所致。有當汗不汗而表邪不解者。有當下不下而裡邪不解者。有當清不清而熱極不解者。有疫氣鍾厚而蓄毒不解者。有誤用溫補而陽亢不解者。有過服寒涼而陰凝不解者。有當補不補而無力不解者。或大下後或虛瀉致病非一途故療之亦多術篇內治班止有一承氣奚足以盡其變哉。至於舉班湯亦第補救大下受傷之劑並非治班正方。舉一廢百何其疎畧乎。

戰汗

瘟疫先傳表後傳裡。勿得戰汗。邪氣輸泄當即脉靜身涼。煩渴頓除。若至三五日後。陽氣漸積。不待飲食勞碌而復者。蓋表邪已解。裡邪未去也。纔覺發熱。下之即鮮。其表裡分傳者。裡氣壅閉。非汗下不可。汗下之未盡。日後復熱。當復汗復下。下後煩渴減。腹滿去。或思食而知味。裡氣和也。倘身熱未除。脉近浮。此邪氣拂鬱於經表。未解也。當得汗解。如未得汗。以柴胡清燥湯和之。復不得汗者。從漸解也。勿強發。且汗戰汗無閑。應下失下。氣消血耗既下。欲作戰汗。但戰而不汗者危。以中氣虧微。虧弱。但能內陷。不能升發也。次日當期復戰。厥回汗出者生。厥不回汗不出者死。以正氣脫不勝邪也。戰而厥回無汗者。表氣枯涸。真陽尚在。也可使漸愈。戰而不復忽痙身如尸著。緊目上視者死。凡戰不可動擾。但可溫覆。動則戰而中止。次日當期復戰。戰汗後復下。後越二三日。腹痛不止者。欲作滯下也。無論已見積。未見積。宜芍藥湯。

芍藥湯

白芍

一錢 生當歸

一錢 炒酌用 洗槐榔

二錢 厚樸

一錢 茵

甘草

七分 姜

姜引裡急。後重加大黃。紅積倍芍藥。白積倍槐榔。

自汗

復宇存
疑解後
亦有因
餘熱未
清而腹
脹者不
可尽
滯下論
當合脉
症細參

痘汗多半
自汗之
邪氣方

自汗醒時者。不因發散。自然汗出也。伏邪中潰。氣通得汗。邪欲去也。若脉長洪而數。

身熱大渴宜白虎湯得戰汗方解。裡症下後續得自汗二三日不止。甚則四五日不止。身微熱甚則汗甚。熱微汗亦微。此屬表寔。有留邪也。邪盡則汗止。汗不止者宜小柴胡以佐之。表解則汗止。設有三陽經症。當用三陽隨經加減藥。見篇初起有裡症時當盛暑。多作自汗。宜下之白虎症。自汗解見前。若面無神色。唇口刾白。表裡無陽症。喜熱飲。稍冷則畏。脉微欲絕。忽得自汗者。為虛脫。夜發晝衄。晝發夜亡。急當峻補。補不及者死。大病愈後。表邪盡去。每飲食驚動即汗。此表裡虛怯。宜人參養榮湯倍黃芪。勿訛。亦自愈。若瘟邪未盡去淨。誤認為表虛自汗。輒用黃芪。表及止汗之劑。固住其邪。則大害。此段原在三陽經節內。今移於篇另作一節專言誤補之為害甚巨也。松峯曰。凡瘟疫多有自汗者。則自汗廻瘟疫中之輕症。逐其邪而汗自己。

盜汗

裡症下後續得盜汗者。表有微邪也。若邪甚竟作自汗。伏邪中潰。則作戰汗矣。此四句推盜汗之由。若內伏之邪一盡。則盜汗自止。此四句推盜汗之由。若內伏之邪一盡。則盜汗自止。二句遙接篇首。設不止者。承上表有微邪句。宜柴胡湯以佐之。瘟疫愈後。脈盡身涼數日後。重看此句。若乍愈得汗。汗尚未可定其為虛。反得盜汗。反自汗者。並滯此屬表虛。宜黃芪湯。

松峯曰。此篇似專指下後之盜汗。言亦疎畧。

柴胡湯

柴胡
錢黃芩 陳皮 生姜 太棗一枚 甘草各一錢

按古方有人參半夏令表裡寔。故不用人參。無嘔吐。故不加半夏。

松峯按小柴胡乃傷寒少陽經和解之劑。故用參半。瘟疫始終一於為熱。與寒字相去萬里。故減去參半為最宜。且瘟疫即有嘔吐。亦非半夏所能止也。

黃芪湯

黃芪
蜜炙白朮
土炒當歸酒洗 甘草 五味子 炒研

如汗未止。加麻黃根末有不止者。然屬寔常多。屬虛常少。邪氣盛為寔。正氣奪為虛。虛寔之分。在有熱無熱。熱字兼發熱與肌膚熱有熱為寔。無熱為虛。若顛倒誤用。必有虛虛寔寔之誤。臨症當慎。

松峯曰。此方五味用至三錢以之為君。而白朮止用一錢。似乎未妥。故將全方分兩皆不載。以待用者自酌可也。原方無炮製。令增之。

狂汗

狂汗者。伏邪中潰。欲作汗解。因其人稟賦充盛。陽氣冲擊。不能頓開。故忽然坐卧不安。且狂且躁。少頃大汗淋漓。狂躁頓止。脉靜身涼。霍然而愈。

疫癆二症合編
卷三
松峯曰戰汗已屬欲解之候然尚有戰而不得汗者狂汗則不然看來狂汗未有不愈者故不須服藥所以無方此竟係輕症

內壅不汗唯其內壅所以不汗宜串講

瘟疫表裡分傳者醫見有表症復有裡症乃引經論先解其表次攻其裡連進大劑麻黃絕無汗轉見燥者何耶蓋發汗之理自內達表令裡氣結滯陽氣不能敷布於外即四肢尚未免厥逆又安能氣液蒸蒸以達表耶凡見表裡分傳之症務宜用承氣先通其裡裡氣一通不待發散多有自能汗解者當與十傳中表裡分傳節參看

畜血

大小畜血總因失下邪熱久羈不泄血為熱搏留於經絡敗為紫血溢於腸胃腐為黑血便色如漆大便反易者雖結糞得瘀而潤下向解難結糞雖行真元已敗多至危殆其有喜忘如狂者此胃熱波及於血分血乃心之屬血中留入蔓延心家故有是症仍從胃治

發黃一症胃寢失下表裡壅閉而鬱為黃熱更不泄搏血為瘀凡熱經氣不鬱不致發黃熱不干血分不致畜血開筆四句同受其邪故發黃而兼畜血非畜血而致發黃也但畜血一行熱隨血泄黃亦隨減嘗見發黃者原無瘀血有瘀血者原不發黃所以發黃當咎在經瘀熱若治療血誤也胃移熱於下焦氣分小便不利熱結膀胱也向解

此篇以畜血命題又殊屬不發黃

三段分析却

倍說胃移熱於下焦血分。小便自利膀胱畜血也。三句題之正面小腹硬同滿宜小便不利。令小便自利者故責之畜血也。四句伸明上文謂之畜血者此另是非小便自利便為畜血也。畜血因胃移熱下焦血分之故二句承上起下即接胃寔失下等句也胃寔失下至夜發熱者熱留血分更加失下必致瘀血初則晝夜發熱日晡益甚既投承氣晝日熱減至夜獨熱者瘀血尚未行也宜桃仁承氣湯。投承氣無濟又宜此湯服後熱除為愈或熱時前後短縮再服再短畜血盡而熱亦盡大勢已去亡血過多餘煩尚存者宜犀角地黃湯調之若至夜發熱更有癰瘡與熱入血室三症皆非畜血並未可下宜審。

松峯曰既以畜血標題當追論其血之何以畜與畜血之作何以治便了只顧糾纏發蓄亦二者分晰極清亦總屬閒話蓋畜血發黃原是兩症各自不同何用囂囂置辯乎且通篇俱欠清楚是先生敗筆之作。

桃仁承氣湯

大黃生熟酌用芒硝 桃仁双仁莫用去皮尖研泡當歸酒洗白芍 丹皮酒洗

犀角地黃湯

生地 白芍 丹皮酒洗犀角另磨水將上三味煎出對服

按傷寒太陽不解從經傳腑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者愈血結不行者宜抵當湯。此層說今瘟疫初無表症而唯胃寔故腸胃畜血多膀胱畜血少抵當可行

瘧疾二法合編 卷三
瘻逐畜之最者。無分前後。二便並可取用。蓋畜血結甚者。在桃仁力所不及。宜抵當湯。非大毒猛厲之劑。不足以抵當之。故名。然抵當症絕少。此第備用。原接松峯按抵當湯終覺難用。故不錄。代抵當丸與生地黃湯二方。尚和平。並錄於左。以備擇用。

代抵當丸

大黃 生地 歸尾酒洗 桃仁湯泡去皮研末 山甲炒元明粉 肉桂去皮
蜜丸分兩時酌定

生地黃湯

生地錢三乾漆一錢炒盡烟生薦汁小杯如無以大一小藍葉錢半大黃一二錢
桃仁一錢泡去皮大研歸尾二錢酒洗 紅花六分酒

發黃原題有痘字並有是府病非經病二句

瘟邪傳裡。遺熱下焦。小便不利。邪無輸瀉。經氣鬱滯。其傳為瘻。此是瘟疫黃痘與雜症黃痘異身目如金者宜茵陳湯。

茵陳湯

茵陳 楮子 大黃

姜煎

按茵陳為治疸退黃之專藥。今以病症較之。黃因其小便不利。故用山楂除小